

追忆阮玲玉

——兼谈唐季珊

夏明曦

最近一两年,香港、台湾与大陆对30年代影星阮玲玉的表演艺术评价很高,连续抛出了多部电影及电视剧,出版社也出版数本传记小说,使阮玲玉的名字在90年代重新响亮起来。

笔者与阮玲玉有过一段短短的接触。1935年阮死后,我仿刘复教授撰写《赛金花本事》模式,也写过一本《阮玲玉本事》,在上海发行,连续三版,是当时出版《阮》书中销数最广的一本。

沁园村里的银色之家

1934年冬,我与画家朱金楼、摄影家何佐刚、陈家枢等4人在白克路(今凤阳路)珊家园4号办了个电影图书出版社,为了出版《明星家庭》的专集,及筹划《电影·漫画》创刊号的稿件,特地到阮玲玉家作了二次难忘的访问。谁知半年以后,她竟以人言可畏,服毒自杀,令人痛心!

阮玲玉住在上海新闻路沁园村一幢较为精致的二层楼房,与她家东侧14号遥遥相对的是明月歌舞团,里面住着吴茵、胡茄、白虹、严华、严斐兄妹,还有当时艺名叫黎明健的郭沫若夫人于立群女士。因为她们那时未去外埠演出,每夜都轮流上各电台播唱,所以白天我们经常到14号去玩,有时还和她们上公园摄影。我和这些人中的白虹、黎明健最熟,至今还保存着黎明健在兆丰公园(今西郊公园)为我们拍摄的照片。至于黎为我编织的那顶绒线帽,早在“八·一三”沪战炮火声中丢了。

沁园村可称得上是银色之家,除阮玲玉、明月歌舞团以外,后面还住着当年以唱《妹妹我爱你》、《毛毛雨》等出名的“小妹妹”黎明晖(歌舞团团长、黎明晖之父黎明晖则与夫人徐来女士住在愚园路蝶村)。红极一时的影、舞双栖明星梁赛珍、梁赛珠、梁赛珊、梁赛瑚四姊妹亦居住在沁园村。那时黎明晖刚加入严春堂创办的艺华影片制造公司,在史东山导演的

《女人》中任主角。

阮家住6号。那时阮已与茶商唐季珊同居,且有一养女,和他们共同生活的还有50多岁的阮玲玉生母。

当时,阮玲玉穿着贴身的旗袍,体态婀娜,风度飘逸。用带着沙声的上海话跟我们聊起她的童年、从影经过,最后谈及上海一些小报对她的人身攻击等等,她谈话时情绪激动,其容貌、神情至今还在我的脑际浮动不散。

无家可依的小婢女

阮玲玉带着严肃而又哀切的口吻说:她是广东人,1910年生在上海。家中并无兄妹。母女俩依靠父亲在浦东亚细亚油栈做工度日。父亲积劳成疾后来不能工作,一家陷于三餐不继的窘境。五岁那年,父亲弃她们而去。母亲只得为人帮佣。从此,幼小的阮玲玉无家可依。母亲把她寄养在一个结拜姊妹的家里。稍长,便随母住张姓主人家,做小婢女的活儿。过了两年,母亲用积蓄的一点钱送她上学,读了七、八年书。阮说,她后来能写信、看书、阅读剧本,都要由衷感恩母亲的辛劳培育。可悲的是,当她长到豆蔻年华时竟被小东家奸污了。阮玲玉深深地叹了口气说,她的悲剧就自此开始。

踏入影坛开始新生

阮玲玉摆脱悲惨生活,是在她踏入影坛以后。从影那年正是一个少女的黄金年龄——16岁。1926年的中国电影还处于无声片阶段。她报名考入了规模较大的明星影片公司。公司头头是张石川、周剑云和郑正秋。起初,只给她充任临时演员角色,以后逐渐升为二、三等演员。由于她注意观察生活,所扮演的人物大都表演逼真,便被导演和观众重视起来。

阮玲玉说,她在“明星”只拍了三年戏。19岁便

进入联华影业公司(一直到辞世),先后拍有《故都春梦》、《野草闲花》、《恋爱与义务》、《桃花泣血记》、《续故都春梦》、《三个摩登女性》、《城市之夜》、《小玩意》、《人生》、《归来》、《香雪海》、《再会吧,上海!》、《神女》等电影。公司特地为她安排了两个剧本要开拍,就是卜万苍的《国风》和蔡楚生的《新女性》。她自己对这两个片子感到很满意。

生活上,阮玲玉爱猫甚于爱狗。因为猫的柔弱、体贴和洁癖,正代表了她酷爱平和、宁静而懦弱的性格。

人言可畏,服毒自杀

以上是我们那次谈话所得。岂料,正当翌年(1935)三八国际妇女节的日子,消息传出,一代影星阮玲玉服毒自杀!惊动了上海社会的各个角落。为探索阮死的前因后果,我又走访了电影界的几个朋友。

原来,在阮玲玉蜚声影坛、名闻遐迩的同时,却也陷入了极端痛苦的深渊之中。我在上面所记的那个小东家,名叫张达民,把当年被他污辱过的弱女子视为摇钱树,死死缠住不放,以无赖手段敲榨她从水银灯下挣来的血汗钱,供他无边的挥霍,还百般凌辱她,威胁要毁灭她的名誉。在此同时,她又看穿了同居男子唐季珊到处拈花惹草的浪荡子本性。年轻柔弱的她,既无法挣脱开恶势力的控制,又摆脱不了被人当作“玩物”的命运。她感到屈辱、孤独和绝望,于是愤而自杀!留下遗言“人言可畏”,与世长辞。

她自杀的前几天,刚拍完由田汉编剧、蔡楚生导演、孙师毅作曲的《新女性》一片。片中阮饰一位女作家,因受恶社会的压迫而自杀。当其认识到自杀是错误的行为时,却已无法解救了。可惜饰演者的阮玲玉,也走了剧中人物的老路。当年自杀的,还有明星影片公司以写作兼长且有“作家明星”之称的艾霞女士。

阮玲玉死后,遗体殡于上海胶州路万国殡仪馆,前往吊唁者汇成了人的海洋,笔者也曾去凭吊,以表哀思。

唐季珊老境悲惨

“追忆”的文章至此该是写完了,因近年台湾来人谈及唐季珊去台后的情况较多,在此顺便带上几笔。

早在20年代初,唐季珊就仗着他经营茶叶赚来的钱,从电影导演卜万苍手里抢去红极一时的影后张织云据为己有。据说,1930年唐带张去了美国,在纽约报上登出“中国茶叶皇帝与中国电影皇后同来美洲”的广告,借以号召,压倒美商,风头出足,因而赚到更多的钱。后唐季珊用同样手段诱惑阮玲玉上钩。迨阮死后,他与一名英国留学生王右家勾搭上,1945年与王宣布正式结婚。1949年夫妻双双去台湾。王右家1939年在昆明,继风子后任《中央日报》昆明版副刊《平明》编辑,笔者其时亦在昆明,任《朝报》副刊编辑,因属同行,时有往来。王右家毕业于伦敦剑桥大学,研究莎士比亚出名,擅长西洋文学,写得一手好文章。那时她的丈夫是罗隆基。于斌主教把《益世报》从天津迁昆明复刊,仍聘罗担任主笔。罗隆基同时又担任西南联大教授。王罗结合,堪称匹配。罗隆基架着一副金丝眼镜,儒雅倜傥,王右家仪态端庄、品貌秀美、风姿绰约。这一对高级知识分子出入公众场所,特别是罗隆基教授受缪云台行长礼遇甚厚,夫妇俩是缪宅的座上客,令多少人羡慕。谁知不久,王右家堕入茶商唐季珊之手。台湾来人谈,他们夫妇俩于1949年抵台后,唐仍办他的华荣茶叶公司,王则应酬于官场达贵之中。张道藩与徐悲鸿前妻蒋碧薇二人,均为她的契友。几年之后,由于多种原因,唐季珊倾家荡产,流落街头;王右家病卒,连丧葬都靠生前几位好友资助。唐季珊本人后来亦病死街头,景况悲惨。

唐珍丽嫁得好婿

阮玲玉的唯一养女阮小玉及其外祖母(阮玲玉母亲)等人的下落如何?据沈寂在《新民晚报》发表的文章说,阮玲玉身后,唐季珊按照阮在遗书里的嘱托,视阮小玉如同亲生的女儿,要她连姓带名改为唐珍丽。她先在上海广东旅沪同乡会办的岭南中学读书,后入中西、启秀女中。毕业后由唐季珊送往泰国,经中国银行分行国外经理部的介绍,与曾在比利时国立大学经济系毕业的西贡银行经理俞鄂斌结婚,婚后生活幸福。阮玲玉的母亲在女儿死后,也一直由唐季珊供养。唐季珊离开上海,她就住到虹口德兴里亲戚家,生活费用由唐季珊从香港和台湾寄来,直到1962年阮母82岁逝世为止。